



史通卷第六

內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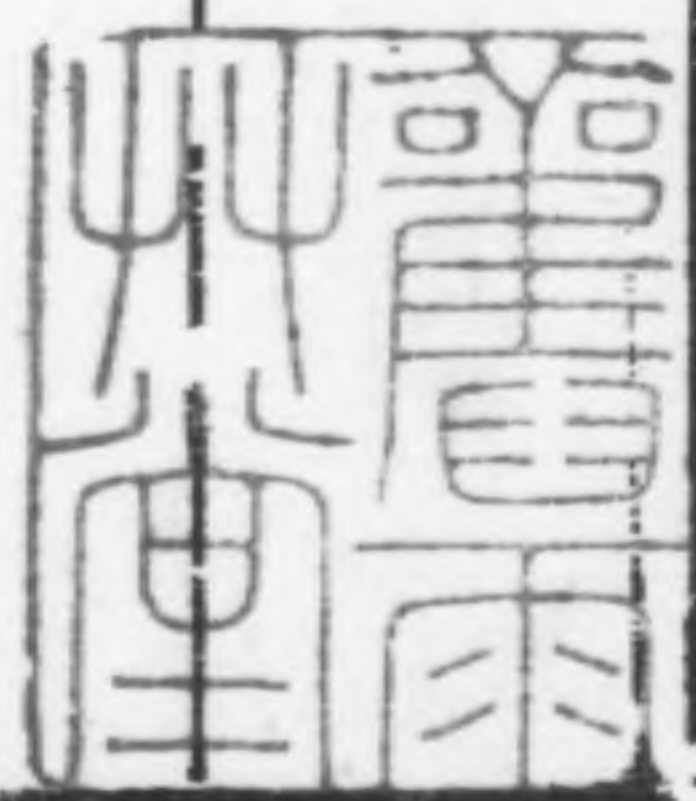
言語

浮辭

敘事

言語篇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



之暮宋周監三代

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瓦北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縱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

雲湧宋

秦密宋

此之小辨宋

歷選載言布諸方冊宋

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諫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鷄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轉車輔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

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時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

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脩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子諸日：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而史臣脩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

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辯
若駒支學如郟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
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為魏收必謂彼
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
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
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於
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
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謂王邵也宋
撰齊志孝王撰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
關東風俗傳也

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
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
嫫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
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
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
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顛魏本索頭故當
子齒斷索又曰獯獯頭團柰河中狗子破命苑
叔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耳如此事難可
辨遺而周史以為其事非雅略而不載積君懋
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
沒不盡是以董狐南史齊目可求班固華嶠比
亦多矣

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稽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

天地長久 宋

苟記言 宋

戰國之風時與西儀

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巨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

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歛。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

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左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慎。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

如偽會隣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傳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羨其善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

不循宗

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踈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

三說各異

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產竊恐未挹高論

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訐私於爾朱暢傳財賄今故為榮傳多其惡是謂三說各異

抵訐私宗本任抵訐陰私宗

史通

卷之六

二

五三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

令狐德棻周書傳稱

文帝不齊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如歸命盡董誅夷雖出權道而用章於德教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是謂二理不同

者矣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

求謹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

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

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

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

婚蕃落則曰招携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

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儼蠻夷

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

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

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魏亡垂

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愛

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

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

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

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

孝子百集令狐德棻 宗

齊史魏收李伯藥所撰原本
作齊書李百集

史通

卷之六

九

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令德棻是也齊史

魏收李伯藥所撰周史令狐德棻所撰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

收牛弘是也魏史魏收所撰周史載元行恭等以此本牛弘所撰也斯皆鑒

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

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

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雖數句而方淡按

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

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

至稱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今採

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

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音

愈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

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

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返累

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

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

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統朝所謂勿

史通

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敘事第二十二并序

簡要隱晦安飾摠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楊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辯乎春秋。然則意

意複深奧 宋

次云三史經史之目 宋

復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

蓋亦無幾矣 宋

脫又字

後能露其鋒穎。個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出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王本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故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寂也。至於淮南

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青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媮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幾乎翳

矣。觀子長之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蓋寡。近有裴子野宋略。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

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_十左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右敘事夫國史之

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為主。簡之時義大矣。茲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

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無兩曷足道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

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萑箠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

注以醜宋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
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
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
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
人居哀毀損則
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
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
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以則說述才行又彰
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醜為酒藥補隨以毒
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補在君將
食之驪姬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
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
天乎天乎吾君之國也子可遲乎事為
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
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以則既載事

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
宋本作大字宋

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
以其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
事跡既紀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
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
家所擬五代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
裴子野王
史皆無有之
此也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省

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
以為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為鈍人也禮
記中已有註解則明
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
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
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

其有反於是者宋

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秃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

萬置

必取其所要宋

捕高鳥者張其萬置。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損。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右簡要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

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取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

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立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網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

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
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
之蕭潰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
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
辨骨覩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
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
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
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

此字嘉
靖本作援
廟桶動
於囊當
送之千里

其為史也 宋

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
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
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
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
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作
受責於少期魏志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裴松
之注云容貌之言而分已為三亦
故事屬一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王邵齊志曰時議恨
冊子才不得掌與魏
之書悵快温子昇亦若此非不卒也蓋作者言
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
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踈而不遺儉而無闕譬

無佳宋

妍蚩宋

悅其銘言宋

如用竒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
 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
 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然則史漢
 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二國志也煩碎如此必
 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閱其章句皆
 可詠歌觀近史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
 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摧揚而其理自見
 矣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媿賢愚草木以

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其體稍
 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
 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
 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
 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
 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
 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
 雜家小說論達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
 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世跡必號龍飛

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
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
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
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琛均敘元
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
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
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
諸葛亮挑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秦容冲見
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雖久而虞思

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
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
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安足庸音苟矜其學
必辯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
我作故首翔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
初立轡子長所書魯始為髻丘明是記河橋可
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
則卽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
而詬王邵齊志述父紇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

孟堅所書

父一作受
述受洛干感恩

苑降 宋

彥鑿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
 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
 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
 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克
 物神州事異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
 所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草草以他語德蔡闕
 而不載蓋麗降崩曠字之媮也重耳黑臀名之
 鄙也舊事例以二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
 別加刊定况愁山定積彰於載識杜臺卿齊載
識云首牛个

齊記 宋

西谷逆積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邵齊志載謠
雅雅頭團圓河

去國方組 宋

中狗子破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

雕彩 宋

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
 或存扶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
 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
 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
 所作者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
 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
 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

者也。右妾飾

史通卷之六終

史通卷之七

內篇

品藻

直言

曲筆

鑒識

探頤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薰蕕不同器臬鸞不
比翼若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
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

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

之責也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度至於他子難為等差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並在此第二等曾參冉有並在此第三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鄧三甥聃甥也欲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即第七等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充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

見機而作 自可矣

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决在未萌。自當高立

標格。真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庸

下流。三甥皆在第六等。而已哉。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

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舟之僑在第三等。陽

燕之賓客本在作燕舟之序

處父在四等。士會在第五等。其述燕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

荆軻亞之。秦武陽居末。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六等。

六等。斯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瓠。而賤璠

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

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

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

揚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

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

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

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

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

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

輒與真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

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

全如董仲舒宋

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百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殉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劉謂劉康祖謂天與而沈氏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环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

注隨書宋

以恩幸為目王頗頗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隋世皆謂揚玄感為臬感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隋書列王頗在文苑傳也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

徐邈宋本任張邈事下尚有脫文

妙譽宋察

無區字

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徐邈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

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宛為不朽者矣。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曲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

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古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

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獲而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曆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書王隱。咸杜口而無言。于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

何乙

古之遺直者歟
宋

其斯之謂歟
宋

死葛走生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邵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帝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沉

魏書假向邪以竊位。蕭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踈既辯。等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別內。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

疑也

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沉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事以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

其事

稱其懦弱也宋

報仇宋

皇帝所定宋

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仰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

此事從何而書之宋

近古宋

自稱謂為我長宋

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安得而書之？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謂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緡素，實為妄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耶？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其罪負為

難為妄說宋

乙宋

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知蒼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若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虛美相酌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邵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名當時或有假手史

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見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如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

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知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寔。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充；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寔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惟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為文，淵源廣博，學者苟不能探頤索隱，致

馬足以辨其利害宋

史漢宋

遷聞得失宋

遠鈞深鳥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逮漢故知書音史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謂彪文義淡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甲。以

充

太史公為乙。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迺有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阼。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弘非劉

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
 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
 為孺子史刊攝正之年厲亡流彘歷紀共和之
 日而周邵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
 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
 祥傳宋書錄序歷序諸家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
 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弱罕萃夫史之叙事也
 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
 已可矣必令刷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

七經宋

寫獻

乃老經宋

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
 章縵綵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
 施彈射矣夫以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
 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
 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
 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狀杜侯訓釋然
 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
 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
 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

史通 卷之十
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沉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按曲筆篇流汗刮席下，便寫至如朝廷止言多爽實，凡三十七字。蓋史之為用也，上絕不屬鑒識篇，不可同年下云。故知刮席不敢視云云，割席疑承刮席為文，逮漢史繼作上亦不屬。其後文多雜亂，難為

章句始知其為錯簡，因加訂正。如此書外篇別有點煩云、回易數字加足、片言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寔公言也。故敢如例云：爾是歲嘉靖乙未秋七月既望雲間陸深謹識。

取捨難明 宋

夫子之刊魯史 宋

攫莓 宋

探頤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為難。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非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繆也。不亦甚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始作春秋以彼聿脩。傳諸貽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

翔詞特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
 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
 這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
 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
 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
 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
 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焉遷垂傳
 以來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
 之備也。况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

收其瑣事宋

獨簡胡鄉宋

不能無考宋

魯邦。尤為迂闕。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
 夷而固略也。若駒之預於晉魯會長狄埋於魯門。
 葛盧之辨牛鳴。郟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
 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
 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
 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
 槩。夷夏皆均。非是獨略胡鄉。而徧詳漢室。盛既
 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
 奏庸音。特為足曲者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

史之所書也宋

秦世昇諸宋

理之恆也宋

推為傳始宋

子胥宋

分為數卷也宋

夜光之璧不能魚額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闕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馬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

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恠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為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

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
史以為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
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
國好奢忍害賢良踈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
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
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
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
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
君中朝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

陸維宗

曹而向劉踈魏而親蜀也

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蕩

然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

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劉

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理尔而

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

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

者多矣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

女史由之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俯而就也安

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

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之出海外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魏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

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

東晉之史宋本作東
晉之史宋齊之書

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湏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曾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同異。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註誤。自謂見所未聞。名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史通卷之七

史通卷第八

內篇

模擬

人物

書事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關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

史通 卷之八
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一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比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

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紀。至天子葬之。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

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諸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

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子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蔡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

謝承宋本無

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嘉嘉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

備吳宋

而魏世宋

銘鑄以象物宋

恹惶宋

有類敬順宋

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叙今事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銘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為匹夫恹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速肖者哉蓋左氏為書叙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

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叙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叙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

又所謂宋

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滅，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叙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叙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去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

有敘人酬對 宋

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叙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邵

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立明之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

不整 宋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同心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高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

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法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真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尋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使藝殊異則

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
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
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周
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
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
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
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
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
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

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
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
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
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
一家而各自彈射迥相瘡痛夫雖自卜者審而
自見為難何為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
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況孫盛之伍伯起德蔡

於此教家見之矣宋

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叙國家則抑
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
其大較也必伸以純禮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
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抑又
聞之恠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
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郊而
商生啓龍漿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祉而
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
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

稟君宋

一作調

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
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
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
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竒工至於方
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稟君盤飧言
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羨王之瑕白圭之玷惜
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
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為
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

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酒，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茹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無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叙事為煩，推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騶，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

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其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不書可也。若乃藩王岳

仰惟恆理 宋

若乃 宋

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仰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其

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頃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庶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敝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叙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之準的也 宋

史通 卷之八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郟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能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伍幾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禱杙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珠。馬遷所書。比三

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損。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初。史有尚

書知遠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
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
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闕夭若斯人者或為惡
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
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
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
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
儀休齊之審威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
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

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
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
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臯陶伊尹傳
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
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
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
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
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
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

楊預宋

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禎許詢，文雅高於楊預于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

其有書名竹帛者宋

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賊零陵，乃宗通守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已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

無傳字宋

唯益其累宋

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
 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
 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
 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
 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
 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斬歙。蜀志之有許
 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愷。若斯數子者。或
 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
 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

察所不該宋

妍蚩

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
 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
 記。而簡牘無聞。斯乃咎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
 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珎。齊竿混吹
 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指人所
 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通卷之第八

史通

卷之八

史通卷第九

內篇

覈才

序傳

煩省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即初至，必撰名目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按

然觀侏儒一節

伯喈於方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撫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過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拆理誠為絕倫而自叙一篇過為煩碎山西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灑

直是文章

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述邇不遇其銳情自叙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共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

尤工複語 宋

倡蹶 宋

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詩頌
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喜複
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
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
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壘濫踏駁
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
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
藻。詞宗麗澤。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
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搢管

懷鈔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
而舉俗共為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間有術
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
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醪。俯
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
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傳玄有觀孟
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
撰中興編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
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

之道者也 宋

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叙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

中古乎

問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聞。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叙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

而靡施於家譜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叙之為義也苟能隱已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及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叙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

吾日三省宋本作吾每
自省 宋
昔者吾友宋本作吾之
先友 宋

或選辭 宋

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尔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楊雄已

降其自叙也。始以誇尚為宗。至魏文帝傳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拆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閎闕。其革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云廢興沈約先後之序又見其背不有異斯皆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

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胃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諛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九為叙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患者久矣及于令昇廣字令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

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輔字世偉著班馬優劣論

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一百四十年

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

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

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

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

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

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

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

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

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

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

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月日

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

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

者，撰錄多備。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

簡約者哉？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晉天率土，無思

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輜軒之使，日馳於

未有人
二字

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輔字世偉著班馬優劣論

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一百四十年

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

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

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

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

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

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

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

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

異於是則無得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

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國者二百，西計

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

數畧同而國數加倍，變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

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編是知國性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

者撰錄多備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

簡約者哉。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昔天率土無思

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輜軒之使日馳於

加小注

未有人
二字

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譜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備委蜀中已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

握紀或地一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

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

陽陵宋

帝乞漿於栢父陳平敵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傑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

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踈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

無注宋
抄本書額載云吳本云苟嗤沈蕭之所記事倍于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于班馬

約休文梁人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孫盛字安國晉人著晉書習鑿蔭字彥威亦著晉書之所編語煩於班馬

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可則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

史通卷之九
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史通卷之九

史通卷第十

內篇

雜述

辨識

自叙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禱杙即上代帝王之書中
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
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
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
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

矣。爰及近古，斯道漸頽。史氏流別，殊途並鶩。推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晉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

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何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瓌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為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弃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

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恩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楊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昧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恠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恠于寶樓神劉義慶幽明

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據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

刊求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備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所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譏俛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體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談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

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為之。則苟談恠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鄙邑薄者。如宮闈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

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棟楹。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觀之。瞽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廉兼。既難為覩。綫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鄙。無足譏焉。又按子之將史。本為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叙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

明主宗

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褻殘。固難以接先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弃。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辨識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勩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之斯。乃為難過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勸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

斯乃特為宋

史夫宗

相此其下也。荀苟三者並闕。後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獲三雅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獲。而近古喜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代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忽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僻陽長信。指搗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抵監史

斯乃尤之尤者 宋
精勤 宋

使夫載言 宋

干祈取擢 宋

為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懃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津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謚。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

一作噤

大咲可為長歎也。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畧。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矣。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輕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高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綉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

中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禮。恠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雋。立言垂後。何必身居解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

草志宗

史通 卷之十
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
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
哉

自叙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統緒便愛古文尚
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
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
書而聽逮講畢即謂諸兄說之因切歎曰若使
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竒其意於是始授

期年宋

以左氏暮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
所講課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
議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
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
古今沿革曆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
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
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
有遺至於叙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
矣但于時將來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

遂其本願 旅游京洛

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恠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懵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

衿府 宋

唯東海徐堅 宋

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求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謨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

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
 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
 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
 于周其文不刊為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
 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
 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李令
 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
 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
 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

遷

無中字

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

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為著作佐郎左轉史今上初即恆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

兼修國史會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改今之史館即

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

惟記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

年會奉詔預脩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勅撰則天

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

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柄相違齟

史通 卷之十一
語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絕無。必商確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

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楊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佶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備。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

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
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錯綜故陸
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其辛殊味
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殊圓通家有詆訶人相
倚據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
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
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玉
道下揆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
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懣芥者矣夫

固有以宋 蔡芥宋

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為
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
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
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
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
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
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
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
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

罪我者春秋宋本作罪
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
宋

賦而壯都不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跋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揚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賸既絕窺踰故加譏論

理難探頭

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

僮使宗

史通
卷之十
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史通卷之十終

